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

中外出版社印行

列寧著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  
『左派』幼稚病

中外出版社印行

# 病稚幼『派左』的運動主義主產共

發出 譯著  
行版 者者  
總經售處

列蒼木寧  
中外出版社  
智益書店  
知識書店  
天津羅斯福路  
北平西長安街  
電話二二〇六七九

一九四九年四月初版

## 目 錄

- 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 ..... (一)
- 一、在什麼意思上可以說俄國革命具有國際意義 ..... (六)
- 二、布爾什維克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 ..... (九)
- 三、布爾什維主義歷史底主要階段 ..... (一三)
- 四、布爾什維主義是與工人運動內部那些敵人作鬥爭中成長、鞏固  
和鍛鍊出來的呢? ..... (一九)
- 五、德國共產主義『左派』。領袖、政黨、階級、群衆間的相互關係 ..... (二八)
- 六、革命家應否在反動工會內進行工作呢? ..... (三七)
- 七、應否參加資產階級的國會呢? ..... (四七)

八、『不作任何妥協』麼？.....(五九)

九、英國共產主義『左派』.....(七一)

十、幾個結論.....(八五)

增補.....(一〇一)

一、德國共產黨人底分裂.....(一〇二)

二、德國的共產黨人與獨立黨人.....(一〇三)

三、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一〇六)

四、由正確的前提作出錯誤的結論.....(一〇七)

簡要註釋.....(一一一)

## 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

毛主席最近指示全黨幹部研究列寧『左派幼稚病』一書的第二章。他說：『請同志們看此書的第二章，使同志們懂得必須消滅現在存在於我們工作中的某些嚴重的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毛主席這個指示，對於我們當前的大革命，極端重要。由於人民解放軍的勝利，我們中國共產黨已在擁有一萬萬六千萬人口並在某種程度上聯成一片的地區當政；沒有疑問，隨着革命的繼續勝利，我們黨行將成為統一的全國人民民主政權的領導政黨。但是，要保持已得的勝利並繼續勝利，和達到全國規模的勝利，集中的革命紀律，便具有頭等的決定的意義。關於俄國十月革命，列寧在本書第二章指出：『如果我們布爾什維克黨內沒有極嚴格的真正鐵的紀律，如果我們黨沒有得到全體工人階級群衆最充分的和全心全意的擁護……，那末，布爾什維克黨，莫說兩年半，便是兩月半，也不能維持政權。』我們中國的革命在這樣一點上也是同樣的：如果領導中國革命的中國共產黨沒有極嚴格的真正鐵的紀律，並取得最廣大的人民羣衆最忠心的、全心全意的擁護，那末，我們就將不能取得全國革命的勝利，而且不能保持已得的勝利。

列寧在本書中所說的，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今天在我們中國，則不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建立人民民主專政。這種人民民主專政的內容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內容的歷史區別，就是：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這種革命的社

會性質，不是推翻一般資本主義，乃是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建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而無產階級專政則是推翻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所以，我們在學習列寧這一段著作的時候，應該分別列寧當時所處的情況和我們今天所處的情況。但我們必須知道：人類歷史上任何真正的人民革命，那個領導革命的政黨都必須保持極嚴格的紀律，鞏固與羣衆的聯繫，才能保障人民大眾最後戰勝原來的壓迫階級或外國的敵人，這種道理到處都是一樣的。我們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要和帝國主義、封建勢力與官僚資本作長期的奮不顧身的鬥爭的。國際帝國主義經過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各種直接的與間接的、公開的與隱蔽的、流血的與不流血的方法，奴役中國已有百年之久，帝國主義是不願意中國有民族的獨立的。日本帝國主義剛被趕走，但美帝國主義就接着進來實行新的奴役了，而且美帝國主義還在扶助日本帝國主義的再起，準備讓它重新進入中國。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國有長遠歷史基礎的封建勢力與近代新起的官僚資本，它們依靠帝國主義的力量，賣國的本領是一代賽過一代，它們用了一切最血腥的手段壓迫中國人民的革命，而在它們的勢力已被推倒的地方，它們仍然千方百計地希望捲土重來，企圖利用農村與小生產者的分散與孤立這一個弱點，要重新恢復專制封建主義。所以，把列寧的話放在我們這裏來說，那就是：人民民主專政是必要的，如果不經過長期的、頑強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戰爭，要戰勝帝國主義、封建勢力與官僚資本是不可能的，這一戰爭要求堅忍、紀律、堅定、不屈不撓和意志底統一。

堅持黨的鐵的紀律，鞏固黨與羣衆的聯繫，這是毛澤東同志的一貫的思想原則與組織原則。一九

二九年古田會議的決議案與一九三七年『反對自由主義』的提綱，便是毛澤東同志為這種原則而寫作的。毛澤東同志在有名的整風報告中，關於黨風問題，首先嚴厲地斥責了黨內的閹獨立性。為要求黨內統一意志、統一行動、統一紀律和集中領導，一九四一年黨中央還特別發出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一九四二年黨中央又發出關於抗日根據地領導一元化的決定；黨七次大會又通過了新修改的黨章以及劉少奇同志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全黨同志必須明瞭，如果我們黨不能實現毛澤東同志的這些原則，如果我們不能實現全黨的統一意志，統一行動與統一紀律，那末，我們就不能實現對於全國革命人民的統一領導，就不能克服革命陣營內部的各種動搖，就不能戰勝敵人的各種反抗，就不能把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中國團結成爲統一的國家。過去由於長期游擊戰爭與革命根據地被分割爲許多獨立單位的分散的環境，在各個單位中，又有着不同的敵情，地形和政治經濟條件的差異，因此，我們就不能不高度地發展地方性，不能不高度地發展各個獨立單位的地方自治權，因而也就高度地發揚了各個單位的地方積極性與創造性，克服了當時極爲複雜的困難，把中國革命推向了全國規模的勝利。這在當時是完全正確的和必要的方針。但是，正由於這樣，也就在我們不少的同志中造成了一種分散主義或地方主義的習慣，造成了黨內某些嚴重的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而這些則是錯誤的與有害的。現在的情況，已經很大的改變了。全國的革命形勢，要求我全黨全軍在一切政治上、軍事上與經濟上的政策完全統一，而行政制度與行政機構也要求逐漸實行必要的與可能的統一，要適當地縮小各個地方的及各個兵團的自治權，要將全國一切可能統一的和必須統一的權力統一於中央的領導之下；而

在各個地區和各個部分，則須統一於中央委託的領導機關——中央局及前線委員會的領導之下，以便集中力量進行全國規模的解放戰爭和着手政治、經濟與文化的新建設。因此，在過去曾經是正確的高度發展地方自治權的方針，現在已經不能完全適用了，而那些在過去就是錯誤的在許多同志中存在的地方主義與工作中的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就特別表現其對於當前統一鬥爭的重大危害性，就更加不能容許其繼續存在和發展。事實證明：黨內過去存在或現在還沒有克服的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各自為政和各行其是的地方主義與經驗主義，已經給人民的革命事業造成了許多嚴重損失。犯這種錯誤的同志，大都是對於中央的路線和政策不細心研究，不認真執行，對於帶政策性、原則性的問題，粗率地、不細心地擅自處理，事前既不請示，事後又不報告，以至在某些行動中和宣傳中直接違反黨中央和上級的決定，造成錯誤，而且不能迅速糾正。這種缺乏黨性沒有紀律的現象，是黨和人民的利益所不能容許的。至於那些有意向黨闡獨立性的人，故意歪曲中央的指示，改變中央政策的性質，以便在工作中去發揮其個人的或少數人的慾望，其更不能容許，自不待說了。現在重印列寧這一章著作，同志們——特別是一般負責的同志們，必須認真閱讀，並參看前述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和黨中央的文件，為消滅現在工作中的某些嚴重的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而進行必要的與適當的鬥爭。在目前的政治形勢下，展開這樣一個鬥爭，使全黨全軍達到真正的統一，乃是完全必要的。

列寧在『左派幼稚病』一書中指出保障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的紀律，『第一，是靠無產階級先鋒隊底覺悟及其對於革命的忠心，靠它的堅忍、自我犧牲和英雄氣概。第二，是靠它善於同廣大的勞動

羣衆——首先同無產階級的羣衆，同時也同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聯繫，接近，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說和他們打成一片。第三，是靠這個先鋒隊所實現的政治領導底正確，它的政治的戰略與策略的正確，而且要使最廣大的羣衆根據自身的經驗信服這種正確。」我們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經歷二十七年的革命烈火的鍛鍊，與世界歷史上稀有的複雜而豐富的革命經驗，並由許多工作所證明：它是充分具備了這樣的三個條件的。毫無疑問：我們全黨幹部一定能够接受毛澤東同志的指示，迅速地克服現在工作中的某些嚴重的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地方主義，或經驗主義，而達到全黨的政策與紀律的完全統一，以便迎接全國人民革命的勝利，以便在新民主主義的鮮明旗幟下，團結一切民主階層和民主黨派，建立民主聯合政府，戰勝反動力量，統一全中國。

中共中央宣傳部

一九四八年六月一日

## (一) 在什麼意思上可以說俄國革命具有國際意義？

根據俄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舊曆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即公曆十一月七日）後最初幾個月的情形看來，似乎因為落後的俄國與西歐各先進國有極大的差異，所以西歐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將和俄國革命大不相同。現在我們已有相當豐富的國際經驗，這種經驗十分確切地表明出，我國革命底某些基本點所具有的意義，不是地方性的，不是民族特殊的，也不是俄國單獨的，而是國際的意義。這裏我所講的國際意義，並不是按它的廣義而言：若按我國革命對於各國的影響講來，那末，俄國革命，不僅在某些基本點上具有國際意義，而且在一切基本點和許多次要點上，都具有國際意義。不，我是按這字底極狹義而言，即是說，如果瞭解我國革命底國際意義是指我國所發生過的現象在國際上也有重大的意義，或者說，這種現象由於歷史的必然性要在國際範圍中重演出來，那末，我們就必得承認，我國革命底某些基本點是具有這種國際意義的。

要是誇大這個真理，認為這個真理所包括的，不僅是我國革命基本點中的某些基本點，那自然是大錯特錯。須知將來即使在一個先進國家中無產階級革命得到勝利以後，多半會發生一種劇變：那時俄國很快地就會不是模範國家，而又成為落後的（按『蘇維埃的』與社會主義的意義上說）國家——假若忽略這一點，也同樣是錯誤的。

但在目前的歷史階段上，客觀情形却正是如此：即俄國的榜樣向所有各國表明，它們在不遠的將

來必然會遇到某些事件，而且是極重大的事件。各國的先進工人，早已懂得了這一點；而且在更常見的情形下，與其說是懂得了這一點，不如說是由於他們革命階級底本能已經感觸到了這一點。

因此蘇維埃政權與布爾什維主義底理論基礎與策略基礎就具有國際『意義』（按其狹義而言）。可是第二國際『革命的』領袖們，如德國的考茨基，奧國的鮑威爾和阿得列爾之流，却完全沒有瞭解這一點，因而他們也就成了反動者，成了最下流的機會主義與社會黨叛賣行爲底辯護士。例如，一九一九年在維也納出版標名爲全世界革命（*Weltrevolution*），*Sozialistische Becherei, Heft II: Ignaz Brand*）的這本無名氏（註一）的小冊子，特別明顯地表現了他們的整個思想進程和整個思想範圍，更確切些說，表現了他們的思想妄誕、見識迂腐、手段卑污和出賣工人階級利益的行爲，居然到了什麼程度，而且這一切都是用『保護』『全世界革命』的理想來作幌子的。

但是要詳細地來批判這本小冊子，容後有機會時再說，現在我們只要再講到一點：在很久以前，當考茨基還是馬克思主義者而不是叛徒的時候，他以歷史家的態度研究問題，而預見到了將來能有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精神成爲西歐模範的局勢。這是一九〇二年的事，當時考茨基在革命的火星報（註二）上做了一篇標題爲斯拉夫人與革命的文章。請看他在這篇文章上所說的話吧：

『現在』（和一八四八年相反）『可以認爲，不僅斯拉夫人已經進入革命民族底隊伍，而且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動底重心愈漸轉移到斯拉夫人那裡去了。革命的中心，自西方逐漸移向東方。

十九世紀前半期，革命中心在法國，有時亦在英國。到了一八四八年，德意志踏進了革命民族底

隊伍：新世紀開始時所發生的事變，使我們感覺到革命中心行將繼續移動，即向俄國移動；俄國會從西方吸取了非常多的革命創作力，現在它自己或許要成為西方革命毅力底泉源。烈火般燃燒着的俄國革命運動，也許將成為最有力的藥劑來把現已開始滋蔓於我們隊伍中間的腐敗庸俗習氣與狹隘政客行為，一律肅清，而使鬥爭渴望以及對於我們偉大理想的熾熱忠誠，又能光芒萬丈地爆發起來。俄國久已不是西歐反動勢力與專制制度底支柱了。現在情形可以說是恰恰相反。西歐正在成為俄國反動勢力與專制制度底支柱：俄國革命家如果不是同時必須與沙皇底同盟者，即歐洲資本作戰，那末，他們或許早已打倒了沙皇。我們希望，他們在這次能够把兩個敵人一齊打倒，使新的『神聖同盟』，比它的先輩崩潰得更快一些。俄國現在的鬥爭，無論其結果如何，但是鬥爭中烈士們（可惜犧牲的烈士實在太多了）底苦痛和鮮血，總不會是落空的。他們的苦痛和鮮血將在整個文明世界裏灌溉着社會革命底幼芽，使之發育得更加迅速和更加茂盛。在一八四八年時期，斯拉夫人好像嚴霜一樣，摧殘了人民春季中的鮮花。現在他們也許將成為溶解反動勢力的冰雪的暴風雨，而一往直前地給各國人民開闢幸福的新春』。（卡爾、考茨基著：斯拉夫人與革命一文，載於一九〇二年三月十日出版的俄國社會民主黨革命報紙——火星報第十八期上）。

考茨基在十八年前寫得多麼漂亮呵！

## (二) 布爾什維克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

大概，現在差不多任何人都已看得見：如果我們黨內沒有極嚴格的真正鐵一般的紀律，如果我們黨沒有得到工人階級全體群衆，即工人階級中所有一切善於思索、忠實、自我犧牲、享有威信而能引導或吸引落後階層者最完全最忠勇的擁護，那末，波爾什維克就會不僅不能把政權保持兩年半之久，而且不能保持兩月半之久。

無產階級專政是新階級爲反對較強大的敵人，爲反對資產階級而進行的最奮勇和最無情的戰爭，而資產階級底反抗，正因其被推翻（那怕是在一個國家內）而增加十倍，它的勢力不僅在於國際資本底力量，不僅在於資產階級各種國際聯系底力量和堅固性，而且還在於習慣底力量，在於小生產底力量。因爲，可惜小生產在世上還保留着很多很多，而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大批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由於這一切原因，所以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不作長期堅持的殊死戰爭，不作這種需要有堅定性，需要有紀律，需要有堅忍不拔精神和統一意志的戰爭，便不能戰勝資產階級。

我再重說一遍，在俄國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專政底經驗，明白告訴一切不會思索或對這個問題不曾思索過的人們說：實行無條件的集中制與無產階級底最嚴格的紀律，乃是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一。

人們時常講到這點。但這點到底是什麼意思，這點在什麼條件之下才有可能，人們却很少加以思索。難道除了向蘇維埃政權及布爾什維克致歡迎辭外，不是還應把布爾什維克為什麼能造成革命無產階級所必需的紀律的原因，多多去極認真地加以分析分析麼？

布爾什維主義作為一個政治思潮和政黨而存在，是從一九〇三年起。只有布爾什維主義存在以來的全部歷史，才能圓滿說明布爾什維主義何以能夠造成並在最困難的條件下保持住無產階級勝利所必需的鐵的紀律。

這裏首先就發生一個問題：革命無產階級黨底紀律，是由什麼東西來維持呢？是由什麼東西來檢驗的呢？是由什麼東西來鞏固的呢？第一，是由於無產階級先鋒隊底覺悟性，它對革命的忠實心，它的堅毅性，自我犧牲精神和英勇氣概。第二，是由於它善於與最廣大勞動羣衆——首先是與無產者勞動群衆，但同樣也與非無產者勞動羣衆——聯系，接近，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是與他們溶成一片。第三，是由於這先鋒隊所實現的政治領導正確，由於它的政治戰略與策略正確，同時須使最廣大羣衆都能根據本身經驗來確信其正確。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真能成為以推翻資產階級而改造全社會為已任的先進階級政黨的革命黨，便不能實現其內部的紀律。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要想建立紀律的企圖，就不免要變為空談，變為虛言，變為矯飾。可是另一方面，這些條件又不是能一下子產生的。只有長期的努力，艱苦的經驗，才能造成這些條件；只有正確的革命理論，才能使這種條件易於造成，但這個理論又不是教條，而是只有在與真正羣衆的，真正革命的運動底實踐切密聯繫起來，才

能最終形成的。

布爾什維主義之所以能造成最嚴格的集中制和鐵的紀律，並且能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異常困難的條件下順利實現那種紀律，其原因只在於俄國有許多歷史上的特點。

一方面，布爾什維主義是於一九〇三年在最堅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上產生的。而這個——只有這個——革命理論底正確，不僅是由整個十九世紀全世界的經驗證明了，而且特別是由俄國革命思想界底迷誤和動搖，錯謬和失望底經驗證明了。大約在前世紀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這五十年內，俄國進步的思想界，處在空前野蠻反動的專制壓迫之下，迫切地注視歐美在這方面的每一種『新發明』。俄國真正用了半世紀的辛苦閱歷忍受空前苦痛與犧牲，表現空前革命勇氣，異常努力和專心致志來從事探討、研究，從事實際檢驗，熬受失望苦楚，參照歐洲經驗等等這樣半世紀的辛苦閱歷，才掙得了馬克思主義這個唯一正確的革命理論。因為俄國革命人士不堪沙皇政府底迫害而不得不僑居國外，所以革命的俄國在十九世紀後半期擁有非常豐富的國際聯絡，對於各國革命運動底形式與理論非常熟悉，實為世界上任何一國所不及。

另一方面，在這個異常堅固的理論基礎上產生出來的布爾什維主義，又有了十五年（一九〇三到一九一七年）的實踐閱歷，這種閱歷底豐富，也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因為在這十五年內，任何一國，無論就革命經驗，或就革命運動各種形式，即合法的與非法的，和平的與激烈的，祕密的與公開的，小組的與群衆的，國會方式的與恐怖主義的種種形式彼此更替底迅速和複雜性上說，都沒有過這

樣多的閱歷，甚至近似這樣多的閱歷。任何一國都沒有在這樣一個短促的時期內，把現社會一切階級底各種鬥爭形式、鬥爭方法和鬥爭色彩聚積得這樣豐富，並且這個鬥爭又因為俄國落後和沙皇政府殘暴壓迫，而成熟得特別迅速，總是特別迫切特別有效地領會歐美政治經驗方面相當的『新發明』。